

錫蘭動亂的前因後果

羅石園

錫蘭極左派領導的武裝暴亂，不發生於去年五月大選前的右派執政期間，而發生於自由黨與共產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統治之下。對政府軍與左翼叛軍作戰，蘇俄和英美一樣，且更迅速地給予錫蘭政府軍援；中共和北韓，則被指為與錫蘭右派相同，都是叛軍的幕後支持者。總理班奈夫人，是以爭取辛哈里族及農民利益，並創辦開放式大學使青年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機會而起家，但此次參加叛亂的，又是以辛哈里族農民及知識青年為主體。這種矛盾何以形成？將造成怎樣的後果？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暴亂爆發的情形

本年三月六日，錫蘭首都可倫坡發生羣衆暴亂。為數約二百名的示威羣衆，用土製炸彈襲擊美國大使館，焚毀汽車兩部，殺死警員一名。接着在古都坎第的錫蘭大學，由一枚土製炸彈爆炸，使警方在該校校園內，搜查到一所儲藏土製炸彈及其他武器彈藥的軍火庫。當時錫蘭政府雖將涉嫌製儲炸彈的學生領袖扣留，並由班奈夫人呼籲學生家長：「須留心子女，勿使他們涉入反社會活動」，可見錫蘭政府絲毫未料及有更嚴重的暴動繼續發生。（註一）

至四月五日，以坎第為基地的武裝暴徒發動大規模暴亂，將坎第通往首都可倫坡的交通線切斷，襲擊四十個警哨，焚燒火車站，割斷通訊網，使數十名軍警均在襲擊下喪生。另一批武裝暴徒，同時在可倫坡發動暴亂，企圖攻入總理官邸，綁架或殺死班奈夫人。所幸滲入暴徒行列的情報人員，即時將此項陰謀通知陸軍總司令阿泰加爾少將，使總理班奈夫人在陸軍保護下衝出官邸。軍警在抵抗暴徒一波接着一波的突擊行動中，曾俘虜了數名突擊隊員，發現每一隊員均配有土造炸彈廿五枚，其用以點燃炸彈導火線的打火機，一律都是北韓的出品。（註二）

此次暴亂，是由錫蘭極左派的「人民陣線」所領導，這是錫蘭青年急進份子的組織，他們主張以武裝暴力路線奪取政權並從事社會改革，強烈反對錫共托派「平等社會黨」和親俄派「共黨」加入自由黨政府，指摘這種和平過渡議會奪權的手段，乃是蘇俄修正主義路線，對錫蘭是緩不濟急。由於這一急進青年組織崇拜南美急進左翼領導者芝古華，故又稱為芝古華主義者。去年十月，錫蘭警方即已提出警告，指出他們已擁有一萬五千人，儲積軍火，並有國外支助——給予經濟接濟及游擊戰的訓練。由於陰謀先行暴露，中共駐錫涉嫌人員亦先後被召回國。所以這次武裝暴亂的發生，可以說在叛徒方面是早有準備。（註三）

至於錫蘭政府，則絲毫沒有料到此一暴亂竟會發生，正如班奈夫人所說的：「政府完全沒有準備如何迎接暴徒們挑戰？因為根本不相信左翼急進分子，居然會企圖以武裝推翻一個由普選產生的社會主義政府」。身為財政部長的共產黨員貝列拉，當暴亂發生之前不久，在預算演詞中尚公開讚揚武裝叛亂，到叛亂果然發生時，他又泣不成聲地說：「這麼可怕的事，怎會發生在我們這可愛的島上？」因此，錫蘭政府在暴亂發生的當時，大家都惶惶無計。（註四）

據泰晤士報記者從可倫坡發出的消息稱：班奈夫人和其親俄派共黨閣員，是被蘇俄人員說服才決定對暴亂採取軍事鎮壓的手段。但錫蘭的總兵力不過六千，加上地方保安部隊和警察也僅及一萬人。參加武裝叛亂的叛徒共計兩萬，且將叛亂地區擴及八省。因此，政府在動員軍警對叛徒作戰的同時，

並呼籲各友邦給予軍援。所幸印度立即給予海空軍援助，而美、俄、英、加的軍援亦先後到達，使叛徒在四月十四、十五兩天向首都的總攻擊均被遏阻，此後政府軍即反守為攻，同時發出投降的號召。（註五）

至四月底，班奈夫人宣稱：「叛亂已被粉碎」。但據新聞透露，叛徒已經轉入山區建立長期游擊基地，所謂平定，祇是重要城市沒有叛亂行動而已。（註六）我們無論從叛亂的國內、國外背景看，都可以斷定此項武裝叛亂既經發動，都非軍警力量所能完全平定的，勢必成為共黨武裝長期的游擊地區。

二 形成暴亂的國內背景

照表面的情勢看，錫蘭現政府的基礎是相當穩固的。去年五月廿七日大選，班奈夫人所領導的自由黨將執政的「統一國民黨」擊敗，重掌錫蘭政權，我們不難從大選中，看出錫蘭人民對班奈夫人所領導的政府是如何信賴。在國會下院一百五十一個由普選產生的議席中，以自由黨為中心的在野黨聯盟共得一百一十五席——其中自由黨佔九十席，托洛斯基派共產主義者平等社會黨佔十九席，親俄派共產黨佔六席。

單就自由黨所囊括的九十席來說，已經是錫蘭國會有史以來由一個政黨獲得過半數議席的破天荒。我們再看看經過五年執政的統一國民黨得票情形，即可見其失敗之慘。在下院由普選產生的一百五十一個議席中，該黨僅得十九席，較一九六五年三月大選時所獲得的六十六席，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其十五位閣員中，落選的竟佔十一人。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舉戰場上的上台下台原屬常事，但統一國民黨從自由黨手中接管政權五年，何以在選民心目中的聲望如此一落千丈？一般均認為具有三大因素：

(一) 把自由黨先前執政時實施的免費配給食米數量，由每人每週四磅減為二磅；

(二) 對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接收英美三大石油公司販賣所等資產，同意補償五千五百萬美元；

(三) 為進行瑪賀約克河開發計劃，向世界銀行貸款二千九百萬美元，附有若干條件，被左翼黨派指為「違反錫蘭獨立原則」。（註七）

錫蘭動亂的前因後果

執政黨喪失民心的措施，雖可作為在野黨競選時的最好攻擊口實，但在上台以後，却變成了自己的負擔。自由黨於去年六月與平等社會黨及親俄共黨成立大聯合政府，以班奈夫人為總理兼國防部長及國家計劃部長，由托派共黨的貝烈拉出長財政部，首先宣佈將每人每週的免費配給米數量增加一倍，並擬定逐步實施社會主義政策；

(一) 在經濟方面：不容外國企業控制，把銀行和出入業務收歸國有；(二) 在外交方面：將前政府中立而偏向西方的路線，再修改為左轉，準備承認北越、南越臨時政府、北韓、東德，同時宣言，將與以色列斷交，除非它從佔領的阿拉伯領土撤退。（註八）

可是本已嚴重的經濟問題，由於新政府政策的改變，不僅沒有絲毫減輕，反而更加惡化。首先是政府為了增加免費食米配給量的一倍，已使一九七〇年入口糧食的負債總額，高達一億二千三百萬元，其所施行的局部國有化政策，不僅對財政收入毫無補益，反而嚇走了外國投資。加上左傾的外交，西方國家既因此而不願多加援助，中共則由於此一政府有親俄派共黨參加，視為蘇修反動派，蘇俄又因有托派掌權，且班奈夫人與北平一向關係親暱，亦不願作無條件的經援，以致期望於共黨國家的援助均已落空。貿易的不平衡，加上衆多的福利計劃，及失效的國民計劃，使錫蘭今年內將因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的負債而面臨經濟破產。（註九）

錫蘭在野黨派的一位政治家真尼士·渣也甸在論及由共黨主持下的財政情形說：「目前的錫蘭情況，真有如蘇俄在革命前的景況一樣」。（註十）不料這一句先前被視為嘲笑的話，到暴動發生後已經成為預言。由於進口糧食的欠債已使政府無法負擔，增加的按口配給食米也不能不收取價款，使糧價的上漲，至少比一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註十一）黑市也因此出現。這便是形成左派武裝暴亂的國內因素之一。

三 左翼民族主義路線的後果

造成錫蘭暴動的次一內在因素，是自由黨（Sri Lanka Freedom Party）提倡辛哈里民族主義，強烈傾向社會主義的後果。該黨最初的領導人班奈——亦即班奈夫人的丈夫，本是錫蘭辛哈里族的名門子弟，祖父和

父親以及其最旱的祖先，在荷蘭及英治時代都是高踞要津。但他本人在一九五一年退出聯合國民黨另組自由黨，並聯合左翼黨派組成人民統一陣線時，便脫下洋服，穿上辛哈里服裝。於一九五六六年大選期間，強調以辛哈里語為國語，宣佈他一旦執政，政府將援助佛教及土法醫學的發展。（註十二）

這次大選自由黨獲得政權，一般人均認為這是班奈強調辛哈里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就。因為他從此一口號中獲得了下列人士的熱烈支持：

(一) 佛教僧侶（比丘）——辛哈里人比丘在辛哈里王朝時代即有長期的政治活動記錄。一九四八年獨立後，一部份也站在政治前線，他們組織了若干佛教團體，其中最有力量的，為「比丘統一戰線」。

(二) 辛哈里族知識份子——農村教師及受辛哈里語文教育的知識青年，由於熱烈要求以辛哈里語為國語用以代替英語，所以組成了「語文陣線」，「辛哈里語文教師聯合會」等團體。

(三) 辛哈里族農民——由於自由黨喊出了保障佃農的口號，加上在農村中起領導作用的僧人與教師的影響，故對該黨競選無不切力支持。（註十三）

這些在選舉時的支持力量，到自由黨取得政權後，又都變成了新政府極大的壓力，致形成種族衝突，內閣分裂，而殺死班奈總理的兇徒，也就是在選舉時擁護自由黨最力的。一九五六年六月，在議會通過的「辛哈里文官用語文法案」，引起了辛哈里族與淡米爾族不斷發生「語文暴動」。到班奈爲了緩和此項衝突，不得不與淡米爾聯邦黨主席哲爾凡納耶甘以談判而達成妥協時，又因辛哈里族狂熱的比丘示威，迫使他祇好宣佈協定作廢。兩族的流血衝突迅即擴大，使政府不得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一九五八年古涅華登農長提出「稻田法案」（Paddy Lands Act）——禁止地主收回佃農的田地，引起右派部長們強烈反對，雖經調協而刪除了一比較強硬的措施，但接着爲收回外國人農園國有計劃，終於使急進派與穩健派無法並存於內閣中，人民陣線也因此解體。至一九五九年九月廿五日，班奈總理且死於暴徒槍下，兇手是因爲要求擔任土法醫學院的教師未遂而行刺。（註十四）

一九六〇年七月大選，自由黨在班奈夫人領導下，以貫徹班奈遺志爲口號而參加競選獲勝。該黨本着以往的教訓，雖並不放棄左傾的社會政策，但在錫蘭參加了親北平的共產黨。到一九六六年，才自立門戶，組成了「人民

再沒有與左傾急進派組成聯合陣線。在五年的執政期間，班奈夫人政府最贏得人民好感的，是免費供給食米與大量提供一般青年接受教育機會的兩大政策。

針對錫蘭一般人民糧食不足，政府創行免費供應人民的食米政策，每人每週供應免費食米四磅，連種稻的農民，亦在配給之列。至於此項食米的來源，則由錫蘭每年以大量樹膠向中共換取卅萬噸食米入口。（註十五）此外又取締跑馬，將可倫坡跑馬場改爲露天大學，實行她的部份社會政策，使一般村民都可獲得免費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同時鼓勵空中大專學校的創立，以致多年來，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馬會看台及其他新成立的大專院校聽課，因此，也常常聽到一些隱匿教授的煽動性講述。

六十年代末期，錫蘭的教育制度，每年產生二萬名大專畢業學生，而政府所能提供的職位實在太少。去年底，約四十五萬處於就業年齡的人失業，其中卅四萬三千人，是大中學畢業生，他們回到農村後，都成爲了企圖發動叛亂的極左派爭取的對象。更矛盾的是，這批失業的大中學畢業生，乃在錫蘭民族主義激盪下而以辛哈里語文爲母語文。但到畢業後，才發現操英語的學生就業機會正多，連一個陸軍伍長，都須能說流利的英語，這使他們對政府的政策更加不滿。（註十六）

四 暴亂組織及其國際背景

班奈夫人的免費食米配給政策，造成了錫蘭的經濟面臨破產，再由於減少配售量而激起全國的怨忿。其大量提供的免費教育機會，又造成了知識青年的大批失業，所有不滿現實的情緒，都被極左派作爲發動叛亂的資本，「人民解放陣線」等急進青年組織，也就因此而一天天的壯大，擴展到都市和農村。

領導「人民解放陣線」的羅漢·威捷維拉，是一位現年二十八歲的醫生，他的父親，爲錫蘭共產黨發起人之一。一九六〇年，他進入蘇俄魯孟巴大學攻讀醫科，到一九六四年回到錫蘭度假準備再赴蘇俄完成學業時，但莫斯科拒絕發給再入境的簽證，顯然是爲了他已有親北平的傾向。因此他也就留在錫蘭參加了親北平的共產黨。到一九六六年，才自立門戶，組成了「人民

解放陣線」。(註十六)

他在可倫坡附近的鄉村行醫，藉此爭取農民和失業回鄉的知識青年，使他的組織在農村中得以迅速發展。同時又以急進暴力革命的口號，吸收坎第和可倫坡的大學生，並從其他共黨組織內吸收青年激烈份子。他指出錫蘭今後所走的道路，是卡斯特羅的武裝革命，而不是議會改革路線。去年五月大選期間，人民解放陣線準備以暴力阻撓大選，以致政府將他拘留，至選舉過後才被釋放。

去年八月十日，這一急進青年組織在可倫坡舉行羣衆大會，公開宣佈這次大選得以推翻右翼政權，應歸功于「人民解放陣線」在鄉村的宣傳，而班奈夫人的號召力量應居其次。本年二月廿七日，又在可倫坡舉行第二次羣衆大會，一致聲明對政府的施政成績感到不能忍耐，並攻擊當局未能對工人階級服務，議會程序並未發生效果，羅漢·威捷維拉則對大會表示他的革命宗旨：「在建立一個完全依循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些情勢，處處都顯示錫蘭正是山雨欲來。(註十七)

班奈夫人及其閣員沒有預料到有武裝暴亂發生，首先是由於去年大選的勝利給他們造成了錯覺。從這次暴亂參加人數的衆多，以及迅速擴展到了全島，都顯示「人民解放陣線」在首次羣衆大會中所宣稱的：大選勝利是得力於他們在鄉村的宣傳者多，並非誇大其詞。因此，選民祈望于班奈夫人政府的，決非外交再度左轉及增加免費配給食米額，即已認為滿意，對大批失業的知識青年出路問題根本置之不理，自然是暴亂的基本力量，可見班奈夫人政府對國內情勢的估計有根本上的錯誤。

此外是沒有認識「人民解放陣線」的國際背景，既不了解毛俄之間勢不兩立的情形，更漠視了北平的兩面外交策略，且不知北越、北韓都是它向外輸出戰爭的代理人。北韓在可倫坡設立大使館，是班奈夫人上台後外交左轉的新猷，但到這次暴亂發生，始發現北韓有供給暴徒武器的嫌疑。再經過情報機構的研判，認為北韓大使館不斷在錫蘭親北平的報刊上刊登金日成演說詞及有關北韓的報導，都付予極昂貴的廣告費，也是變相的經濟支援。雖然北韓駐可倫坡大使館因此封閉，但真正向錫蘭輸出戰爭的並非北韓，所以並不等於切斷了暴徒的國際支援路線。

五 北平的「屠城木馬」

北韓與錫蘭的利害衝突不多，且在可倫坡開設大使館不及一年，既沒有甘冒大不韙而支援其叛亂的必要，而在此短暫時期，與錫蘭暴亂組織之間的關係，也沒有進展到支援其叛亂機彈的可能。這顯然是代理北平執行其向錫蘭輸出戰爭的任務。由於去年十月錫蘭警方揭穿了「人民解放陣線」的暴亂陰謀，使中共駐錫涉嫌人員不得不離開錫境後，北平既不願放棄對該組織的繼續支援，又以錫蘭警方已經對其駐錫人員嚴密監視，便祇有將任務交由北韓使館代理，以逃避警方的耳目，使其本身站在幕後的幕後。可見北韓與北越，都是北平輸出戰爭的代理人。

若問錫蘭政府及其人民是否了解此次暴亂的真正的國際背景？雖然錫蘭廣播電台，一再宣稱造反者為右翼反動份子的工具，新聞檢查官奉令禁止將解放陣線與毛澤東主義聯繫在一起(註十八)，但從班奈夫人答謝各友邦軍援其平亂的函件中，祇有英、美、蘇俄、印度、加拿大，並沒提及一向關係至為親暱的中共(註十九)，無論是錫蘭政府不敢要求北平給予軍援，抑或是北平對其要求置之不理，都表示班奈夫人對此次暴亂與北平的關係內心有數。

至四月二十一日，英國電訊報刊載其記者燕華德(Lan Ward)從可倫坡發出的報導稱：錫蘭政府已將可倫坡市中心區由中共援助建築的紀念館工程完全停止，所有中共派往錫蘭從事建築該館的技術員工三百名，一律停止活動，聽候中共使館安排分批遣送回國。因為可倫坡一般人均認為此一紀念館的興建，是北平對錫蘭的「屠城木馬」(Trojan Horse)，很多政府官員深信中共建築該館的員工均負有雙重任務，曾以種種方式參加四月五日爆發的暴亂準備工作。在同一報導中，又稱西方外交人士相信：俟這批技術人員離去後，中共將隨之關閉其可倫坡大使館。

五月下旬，錫蘭國會又有議員質詢中共運送武器的船隻出現在錫蘭港口情事，指出四月五日武裝叛亂爆發後，印度協助錫蘭平亂的巡洋艦，曾在海面發現一艘無標幟的神祕船艇，經過跟蹤監視，即已駛離錫蘭海岸。而空軍司令曼迪斯在答覆記者詢問空軍是否對此一船隻給予空中攻擊時？子稱奉令

不得談論此事後，表示政府和其本人對叛黨由海上獲得補給，均十分焦慮。此外中共的貨船被拒進入可倫坡港口，種種情況，已使外間認為中共從海上支援叛黨的武器彈藥，要求政府將真象公開。

從這些情形，我們不難了解班奈夫人竭力掩飾北平支援錫蘭叛亂企圖已經落空，雙方關係已經達到破裂邊緣，縱使班奈夫人有意彌補，內部和外來的壓力，可能使她力不從心。在北平的眼光中，一個容有親俄派及托派共黨的聯合政府，比沒有共黨參加的政府更加「反動」，這就是它急于支援錫蘭「人民解放陣線」武裝奪權的原因。親俄派共黨自然也早就不願意中共與錫蘭有親暱的關係，但無法改變班奈夫人廣交共黨國家的政策。經過此次叛亂握有中共支援的證據，安肯放過迫使中共關閉使館的機會？何況蘇俄已在可倫坡形成與中共勢不兩立的情勢。

六 毛俄在錫蘭勢不兩立

錫蘭與中共的關係，正如李先念今年二月四日在錫蘭駐北平使館酒會中所指出的：當北平政權成立未久，錫蘭政府便衝破自由集團的封鎖禁運，以橡膠和中共交換食米（註廿）。不過這種交情，已經隨着時勢的變異而褪色。當年中共難以購進的橡膠，而今若干產橡膠國家，為爭取它這一主顧，且不惜修改外交路線而對其多方遷就，所以雙方膠米貿易的維持，中共已經認為錫蘭方面必須應允它的附帶條件。從李先念在敍述雙方一段親暱的歷史關係後，再提到中小國家須緊密團結，敢於反對兩個超級強權國的控制（註廿一），即表示中共不滿意蘇俄在錫蘭的勢力增強。

更重要的，是中共急於在印度洋建立戰略據點，錫蘭的春可馬里港（Trincomalee），正適合它此項要求。據美聯社根據華盛頓情報方面透露的消息，中共已將一萬兩千噸的貨輪改為飛彈追蹤船隻，準備向印度洋試射其所製的彈道飛彈，故急於向錫蘭租借港口設備，作為飛彈追蹤船隻停泊的港口。惟一般相信錫蘭政府雖不得不接受中共的租用港口設備要求，但祇許限于商船使用，以致協定未能簽訂，這當然是北平對可倫坡大不快意的事。（註廿二）

中共和蘇俄爭執的焦點，是和平與武鬥路線的歧異，而此項理論之爭表

現在東南亞的行動，則是蘇俄要求各國共黨放棄武鬥，加入聯合政府從事議會奪權，也就是莫斯科強調的由和平過渡階段達到全面解放。中共則堅持武裝暴力奪權，要求各國共黨武鬥到底，所以對實現蘇俄計劃的永珍聯合政府必須推翻，因為一旦和平過渡政府成功，這一國家共黨領導權即被蘇俄所攫奪，其他各國共黨亦將起而效尤。因此，錫蘭容納親俄共黨的聯合政府，北平自然是深惡痛恨，其租借港口企圖未遂，斷不會不歸罪於這批親俄的共產黨徒。

北平了解班奈夫人政府面對的難題，是如何維持免費配給糧食的增加額？這就必須繼續雙方的橡膠與食米貿易，且為了平衡錫蘭內部親毛親俄兩派的力量，又不敢將此項貿易轉求之于莫斯科。這就是它迫使錫蘭在談判租借港口時不能不遷就它的武器。不料美國為了阻止蘇俄海軍勢力在印度洋的擴張，已獲得英倫同意，決定在錫蘭附近的狄哥加亞島建立海軍基地，為了減少可倫坡的阻力，華府對班奈夫人政府所面臨的糧食問題，自然不會不予援手。這等於是使北平作為壓迫錫蘭在談判租借港口就範的武器失效。所以在四月五日暴亂發生前，先是暴徒襲擊美國駐錫蘭大使館的暴動發生。這表示中共在錫蘭是反美排俄並行。

到暴亂發生後，蘇俄駐錫蘭人員向班奈夫人政府建議動員軍警全面進剿（註廿三），而其軍援，又先英美各國空運到達，可見蘇俄對此一親北平的錫共武裝暴亂的重視，也顯示毛俄在錫蘭勢不兩立的實況。據五月十四日合衆社可倫坡電：蘇俄已派遣軍事訪問團抵達錫蘭，並與錫蘭政府簽訂供給飛機與武器協定，已有十二架米格十七戰鬥機抵達可倫坡機場。莫斯科趁這次暴亂機會，已將其軍事勢力大量契入此一印度洋戰略要地的島國，勢必以排除北平勢力為首要目標，所以新聞記者預料中共駐可倫坡大使館即將關閉，並非出于臆測。再從錫蘭人民指中共援助錫蘭建築的紀念館為屠城木馬，不難想見錫人對中共的忿怒情緒。如果班奈夫人仍企圖彌補對北平的關係，當年仰光羣衆的反中共暴亂，在親俄派的煽動之下，可能再出現于錫蘭。

七 結論

錫蘭是標榜中立親近北平最早的國家，而製訂此項政策的，又正是當前

執政的班奈夫人及其先夫。原以為對外親共，對內容共。一旦與共黨組成聯合政府而實行社會主義，必可求得國內的和平，使政爭不至于發生于流血的戰場而轉入議會，殊不知依然難免爆發武裝奪權的暴亂。而最值得警惕的，是此項武裝暴亂不發生于一年前的右派執政期間，竟爆發于標榜左傾的自由黨與共黨組成聯合政府的今日。這說明容有中共的使館及接受其援助，適足以便利它煽動武裝暴亂；而實行社會主義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又更可作爲它煽動暴亂的號召。

至于班奈夫人政府對毛俄雙方，一向是尋求關係的平衡，到此次暴亂發生後，又是藉蘇俄的力量以制服由中共支援的暴亂組織，這種引虎拒狼的政策，在國內已經引起一片反對聲。其實縱使不遭受反對，蘇俄在錫蘭的得勢，祇有更促使中共對叛亂的加緊支援，錫蘭又安有寧日？目前在東南亞各國由引俄拒毛，再轉而企圖求得中共與蘇俄共同保證和平中立的聲浪盈耳，由錫蘭的遭遇，不知這些企圖自保的人作何感想？

註(一) 見四月十五日星島日報

註(二)(九)(十)(十一)(十五) 見四月十二日出版的美國新聞週刊

註(三) 見四月廿三日星島日報社論

蘭動亂的根由」一文

註(四)(十六)(十八)(廿三) 見四月廿九日南洋商報所載夏彼得撰「錫蘭動亂的根由」一文

註(五)(十九) 見四月廿九日星島日報特約泰晤士報記者可倫坡專訊

註(六) 見四月廿八日法新社可倫坡電

註(七)(八) 見四月廿日華僑日報社論

註(十一) (E.F.C. Ludowyk : Modern History of Ceylon P.239)

註(十四) 見齊藤吉史著「東南亞構造」第一章第一節無聲的革命——錫蘭

註(十六)(十七) 見四月十三日南洋商報所載大衛所撰「錫蘭動亂原因」一文

註(廿)(廿一) 見二月六日香港大公報

註(廿一) 見中央社華盛頓三月十五日合衆電

本所叢書再版出書

中共文字改革與漢字前途 每冊一〇〇元

俄羅斯史 每冊六〇元

中共的土地鬥爭 每冊五〇元

本刊訂戶訂購七折優待，價款請存交

當地郵局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三四三六號。

——上接第19頁——

會。所以，過去的一些五年計劃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對抗的一些綱領，第九個五年計劃也是一樣，它是實現俄共的經濟政策，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現階段一些重要社會經濟問題的綱領。

根據俄共新綱領的規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有一：第一、是沿着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爲蘇維埃社會建設物質技術基礎；第二、是保證進一步加強蘇俄的國防威力。——祇要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非共產國家存在，蘇俄就肯定有戰爭的威脅，就一刻也不能遺忘加強它的國防，提高其武裝力量的戰鬥準備。

當然，從歷史上看下來，蘇俄每一個五年計劃的最後結果都是謠言多於事實，但是，不容否認的是，每一屆五年計劃最後多少總有若干成就，這些成就都是人民血與汗的累積。柯錫金說：「第九個五年計劃，它是進一步高張國家經濟和二億五千萬人民生活水準的一個計劃，我們在這件事上的成就，將使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加倍。……」從柯錫金這幾句話裏可以想見，第九個五年計劃，惟一可以預見的結果是，蘇俄人民在今後五年內，要爲最低工資從六〇盧布提高到七〇盧布、中級薪的職工待遇增加10—12%，集體農民的勞動報酬增加10—13.5%，而付出更多的血汗，而這種結果，對於自由世界的人民來說，絕不會發生任何吸引力。